

紀念日

陳上月女士

以前感冒喝開水就好，絕少看醫生，熱愛運動，是個網球健將、壘球選手、甫才考上游泳救生員資格、在我們心中強壯的「爸爸」生病了。一年多來來去去的治療，老三（家人對老公的暱稱）從一個無神論者，在面對生命的終點頓時啞然噤聲.....望著他失落的眼神，我重複唱著：

願耶和華賜福給你 願耶和華永遠保護你

願耶和華用祂的光照你 願耶和華賜你平安

死亡突然向家人擊出一枚震撼彈，婆婆堅持每天送飯還要帶孫子，另則尋求濟公神明相助。為了安撫長輩的擔憂，老三再不鐵齒順服地喝下長輩熬來一鍋鍋的湯汁；我無助地在醫院和家之間來回穿梭。過去我和老三所有的基督徒朋友，特別是教會內的同事、朋友、鄰居、不認識基督徒都連結起來，他們像一家人不約而同地捎來安慰問候、禱告與關懷，陪著他流淚、唱詩歌。起初相當排斥 神，還叫我滾遠一點去禱告的老三，慢慢體會自己的微小軟弱，這才將生命主權交給耶穌，因他知『賞賜的是耶和華，收取的也是耶和華』。直到插管前他說：「我想要在耶穌手臂裡休息。」

雖知道癌細胞復發，一直還等著骨髓移植--做最後的拼搏，抱著僅存的希望，老三和我一如往常準備一兩箱住院的傢伙，在和小孩哭啼道別後，前往長庚醫院展開第七次化療.....

或許身體發出異常訊息，住院中接受數十次捐血袋急救，最末一次化療老三要我幫忙索取器官捐贈資料，才知癌症病人資格不符，轉而發現大體捐贈。那是把過世後身體（大體），捐給醫學院做教學解剖研究，而簽立的一紙約定。老三當下把社工員找來，聽了解說後立時簽下同意書。不記得過了幾天，老三把我支開去探視孩子，拖著喘噓噓的身子跪別在公婆腳前，告白辜負對他們的養育之恩，且提出最後2件託付：一是請父母同意大體捐贈；二是對信仰表白，若撐不過化療，父母能首肯由教會辦理簡單追思會。因公婆向來是民間廟宇虔誠信徒，實在沒有勇氣與他們做這方面的爭執溝通，意外地他們接受了這兩項請求。

原本老三即熱衷參與大樓資源回收，「如果生命不能再挽回，身體就再也沒有用處了是嗎？」於是老三刻意在失去自主意識前，安排自己的剩餘價值，「若是有機會讓另另一生命重生，還留一個完整的家庭」。

在實習醫師慫恿之下，老三接受殘酷的插管治療，且當晚送加護病房，家人被隔離、身體四肢被固定、看不到也失去觸覺、心靈被禁錮在逐漸衰退的身軀裡，短短一天逐漸失去溝通能力。看到他嘴巴、鼻子被插滿管子，而我只能待在狹小的家屬休息艙，等待下一次會面時間，忍不住抱著厚厚的棉被放聲痛哭，顧不得四周陌生人感受……「跟爸爸說再見」兩個稚子說完，在最後一次探視要離開時，老三的心跳

呼吸器突然大鳴其響，B.....叫不已，老三用僅存的聽覺呼喚著我們，向我們做最後一次“話別”，我們永遠忘不了那刻.....

每逢清明節前,我都帶著小孩和婆婆到長庚大學，參加大體及器官捐贈者追思會。長庚醫學院用感恩溫柔的管弦樂、合唱團，全體師生莊重素淨的禮遇，追思我們對「爸爸」的思念，也把我們的紀念化成美好的回憶，總想起在病房的一段話『因 神憐憫的心腸，要叫清晨的日光，從高天臨到我們，照亮坐在黑暗中死陰裡的人，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』（出自聖經）。

我不知明日將如何，但此刻安然度過。

我不求明天的陽光，因明天或轉陰暗。

我不為明天而憂慮，因我知主所應許.....

生命沒有人可以替代，卻可以和被捐贈者分享延續生命的喜悅。我們以老三的決定感到無比驕傲，同時教導我跟孩子效法，且有長庚主動貼心的追思，這一天成了我們家特別的紀念日，感謝 神！

_____ 筆者夫90年血癌病逝於長庚醫院